



感动力译丛

GANDONG
YICONG



Whirligig 风车上的女孩

[美国] 保罗·弗莱舒曼 / 著
吕越平 / 译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风车上的女孩

Whirligig

[美国] 保罗·弗莱舒曼 / 著
吕越平 / 译



感动译丛

GANDONG
TRANSLATION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WHIRLIGIG by Paul Fleischman
Copyright © 1998 by Paul Fleischma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and Company, LLC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：11—2014—5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车上的女孩 / (美) 弗莱舒曼著; 吕越平译. —杭州: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8

(感动译丛)

ISBN 978-7-5342-8801-2

I. ①风… II. ①弗…②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美国-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5508 号

风车上的女孩

(美) 保罗·弗莱舒曼/著

吕越平/译

责任编辑 徐洁
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
封面绘图 Keyboard
责任校对 苏足其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4.25 彩页 2

字数 71000

印数 1—10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801-2

定价: 11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目录

1. 派对 1
2. 缅因州, 维克斯波罗 17
3. 后来 32
4. 佛罗里达州, 迈阿密 53
5. 一闪一闪亮晶晶 61
6. 华盛顿州, 贝尔维 74
7. 学徒 84
8. 加利福尼亚州, 圣地亚哥 100
9. 大家舞起来! 114



派对

布兰特转头看钟，五点三十五分。他最讨厌派对前的几个小时，内心有种紧张的感觉来回撞击。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电脑屏幕上，斜身穿过游戏里黑暗的通道。随着无穷无尽的配乐不断飞来的东西，全都被他毙掉了。

“布兰特！”

妈妈的声音在楼梯上响起。布兰特按下暂停，火光和爆炸瞬间停止，仿佛一场战争突然被关上了窗。

“开饭了！”

“好。”

布兰特继续打游戏，七点之前的每一分钟都如此漫长。为什么不能像玩游戏一样快进呢？他又瞟一眼钟。五点四十一。真实世界里的时间太龟速了。

他下楼，爸妈已经在吃饭了。自从几个月前搬到芝加哥，他们突然开始在厨房里就餐，还在那里摆了台电视机。



风车上的女孩



布兰特盛好饭，拉过凳子，坐在厨房岛台边跟父母一起看电视。

正在播放的是周五体育新闻，穿插着爸爸的牢骚和不屑。布兰特已经学会从这些细节判断他爸爸的心情。他察看爸爸那张略长的、英俊的脸，刀刻般的皱纹一直推进到眼睛里。爸爸在租车公司的晋升把他们从亚特兰大的炎热中拯救出来，让布兰特进了私立高中，还给妈妈的家具购物欲提供了资金支持，然而却没能让爸爸自己开心起来。他渐渐又刻薄地抱怨起工作了，布兰特近来有些为他感到难过。

新闻播完，爸爸伸手去拿遥控器。妈妈一般都会在摆饭时把遥控器放在他的餐叉右边。他不停地跳过广告，给全家人来了一道“视觉碎片”餐。他把遥控器换到左手，再扒一口饭。当屏幕上出现非洲饥荒难民时，遥控器不凑巧地掉了，一个被苍蝇包围的孩子边爬边哀哭。爸爸伸手去抓遥控器。一个白人女性面对摄像机说：“这场悲剧……”爸爸换台了。

妈妈说：“我们下次度假可以去那里。”

无人应答。

布兰特开口：“我今晚去参加派对。”

爸爸又在换台，从男播音员到销售清洁剂的女人。布

兰特发现自己竟想起了爸爸的前妻和妈妈的前夫。

妈妈说：“我希望我也有派对参加。”

三个人一起看着新款捷豹的广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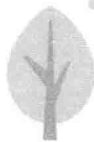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，布兰特？”爸爸问，“广告词写得不错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相当好。”布兰特回答。

他回想着爸爸的话，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以他现在的工资能买捷豹了。他想象自己开着车，被一大群同学围观，还穿着下一个广告里那件CK衬衫。他把盘子放进了水槽。

“把派对的地址写一下。”妈妈说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上楼，冲澡，一丝不苟地洗刷自己。他已经上高三了，上唇和下巴只冒出了几根短须。不过他还是仔细刮完脸，涂了须后水，喷了止汗液，又用漱口水清洁口腔。他用梳子将金色直发一分为二，对着镜子向后梳，像GQ杂志里的男模一样。他喷了点摩丝，再用手抓一抓，想象穿过头发的手是波丽安娜的。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左耳的金色耳环。在亚特兰大的学校里是右耳，在康涅狄格也是，但在芝加哥西郊的蒙特福高中则是左耳。爸爸在公司里的升迁迫使他们七年里搬了四次家，耳环是布兰特每次最先确认的事情之一。



他回到房间，按下收音机开关。他搬新家后的另一件事是打探哪个台被认为最酷。一丝不差地与大家合拍至关重要：听正确的音乐，在家和开车的时候都戴着耳机，这 and 保持圣火不灭一样生死攸关。

房间里气氛正好，布兰特准备换衣服。现在是五月，已经没有那种叫人骨头打战的冷了。他掂量着自己琳琅满目的T恤，比较它们的牌子、颜色和新旧。他的目标是既让人印象深刻又不会惹人取笑。后者更为重要，因为派对是在查兹家，尤其在你没被邀请的情况下。

他选了卡其裤和芝加哥公牛T恤，把钱包链子扣在裤带襻上，再把钱包塞进后口袋。接下来他对戴不戴瓦内特墨镜犹豫不决，最终还是保守地把墨镜塞进了T恤口袋。他抬头看了看钟，六点半。现在去还是太早。他又打了半小时游戏，全部闪电速死。电台音乐的轰鸣盖过了游戏噪音，他的意识已经飘到了别处。七点钟，他出了门。

他开车到乔纳森家，按了按喇叭。乔纳森一蹦一跳地出来了。他个头瘦长，松松垮垮的像个小丑，头上倒扣着小牛队的帽子，穿着破牛仔褲。布兰特立刻后悔自己穿了条熨得笔挺的卡其褲。他们开车离开。

“你怎么还要我来接你？”布兰特问。

“我的车忘记缴保险了。”乔纳森说，“我爸要把车拿走



一个月。‘我们得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，孩子。’比如被迫坐你的老爷车露面，而不是我的马自达 MX-6。”

“是雪佛兰，不是老爷车。”

乔纳森无精打采地放弃：“不开玩笑了。”

幽默感是布兰特从未体验过的奢侈品。他总是那个新来的家伙，在迷宫里摸索，不够有钱，不够帅，不是运动员，没法成为精英一员。除非今晚他在派对上能有出色的表现。

“怎么走？”

“上 355 号公路，”乔纳森说，“我给你指路。”

布兰特开车穿过格伦埃林市枫树成荫的大街。查兹家住城市另一头的威尔迈特，就在湖边。蒙特福的学生遍布全芝加哥，它是布兰特的第一所私立高中。当初听说爸爸挣的钱能付得起学费时，他着实高兴了一阵。后来，三月份从亚特兰大搬来后，他发现和新同学一比，自己竟显得穷酸多了。想在蒙特福得到点尊重，简直像攀着玻璃山往上爬。

“开到东西向的收费公路。”乔纳森说，电台正在播捕鼠器乐队的新歌，他调大音量，仪表板都跟着振动起来，“然后上三州高速，向北，下高速后转弯。我会告诉你在哪儿下。”

“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去？”



“相信我！我是他的朋友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所以，你跟查兹就是朋友，经第六章第 50 条定理证明完毕。别担心啦！尽情玩吧！”他们从一条路跳到另一条，在芝加哥蜿蜒穿行。布兰特对乔纳森的逻辑持保留意见，但至少波丽安娜会在那里。这是一个不必开口约她就能跟她在一起的机会，一个能被人看见和她在一起、制造某种效果的机会。说不定能更进一步，也许不止一步。

他们到了目的地，房子周围全是汽车，好像房子是一块磁铁。切诺基、本田、宝马、另一辆切诺基。布兰特知道所有的车型和价格。从车的数量上来看，他们属于比较晚到的，这样不错，显得他日程表上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。

他停好车，戴上耳机，和乔纳森一起向那座石头房子走去。房子很大，还有塔楼，像城堡一样俯瞰他们。布兰特伸手叩门，但乔纳森直接推门进去了，仿佛这里是他家一样。

“嘿，这是个派对，忘啦？”

房间看起来超大，房顶超高。布兰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比例失当的世界。周围空无一人。他跟着乔纳森穿过迷宫，登上后院的露台。音乐从他们右边的音响系统里轰隆而出。下方的网球场、草坪上、亭子里，懒洋洋地躺着高三的顶尖人物们。布兰特觉得仿佛看见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一幕。

暮色中，他们向大家走去。这时布兰特注意到了一件事，他抓住乔纳森的胳膊：

“派对是不是有着装要求？”

乔纳森停下脚步，他也看到了。每个人都穿着纯黑或纯白的衣服。

“天哪！”乔纳森猛一拍头，笑嘻嘻地说，“又忘记了。”

“忘记什么了？”布兰特知道恐慌已经从自己的声音里泄露出来。

“我们应该穿白或黑，像国际象棋的棋子。查兹想搞那种大的派对游戏。”

布兰特瞪着乔纳森，有种被愚弄的感觉。愤怒从内心很深的地方腾起。他两三岁就会经常猛烈地全身颤抖发脾气，现在不顺心时仍会突然暴怒。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这里发泄，他拉下耳机，努力控制自己，刚准备开口，乔纳森说：“放松点。查兹总会设一个主题，你看网球场，就被他弄成了个大棋盘，肯定是用粉笔画的。他特别喜欢这种事情。他是戏剧俱乐部的，明白了吧？”他用眼神示意布兰特，“别紧张。”

他抢了布兰特的话，接着向前走去。没了乔纳森在身边，布兰特觉得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中。这个派对的一切都让他紧张。他突然想到自己可以离开，已经苦撑了好



久，现在居然又冒出着装这档事。现在就走，不能等派对游戏开始了，管它是什么游戏。下面的网球场上，两个穿白衣的人影在滑轮滑。他盘算着，还是觉得逃跑好，正准备撤退——就看见了波丽安娜。天平瞬间失衡，他快步追上乔纳森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和他并排走着。突然一只手放在了他肩上，是查兹。

“黄衬衫，蓝牛仔裤？”查兹严厉地打量乔纳森，模仿着校长的英国口音。他个头不小，下巴略长，沙色的髻发上戴着一个金冠：“我想，柯维茨先生，这样会影响你的分数的。学会遵守规定对你在蒙特福的成功至关重要，在未来社会里也一样，不管你在那里是多么可悲可怜的一分子。”

乔纳森嗤笑：“我以为我们不在学校里。”他看着查兹的王冠，拨了下他黑色的斗篷，“更不在中世纪。不说了，我今天没车，所以布兰特开车载我。我想一两个多余的棋子你应该用得上。”

查兹打量布兰特身上番茄酱颜色的公牛T恤：“得分。”他放弃英国口音，“布兰特·毕肖普是吗？”

布兰特点点头。

“毕肖普，主教^①，跟棋子的名字一样，”查兹若有所

①布兰特·毕肖普的英文名是 Brent Bishop，而在英语里 Bishop 还有“主教”的意思。国际象棋中也有“主教”。

思，“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斜着走，主教的走法。”

他站在布兰特身后，两只手放在他肩上，引导他向左。布兰特一开始想抗拒，随后又决定服从，任由自己像个玩具般被人摆弄，但他讨厌自己的无助。突然，查兹改变了方向，带得布兰特向后踉跄。

“向左还可以，现在试试向右。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布兰特几乎想一拳打向查兹，但他知道折磨他的家伙个头比他高，人比他壮，是整个班级的实际统治者。如果查兹说轻音乐最酷，那它就最酷。在这里失态等于自杀。

“好像还挺好用。”查兹说，他停了停，又把布兰特转向左边，用下棋的方式喊道，“主教去饮料桌。”布兰特拼命稳住身体，被拖着大步穿过草坪，穿过一群围成圆圈的女孩，来到桌前。他感觉查兹的手松开了，便祈祷他赶紧消失。他果然消失了。

布兰特整整耳机，把自己跟周围隔绝开来，站在那里盯着面前的瓶子发呆。他觉得自己似乎还在舞台上，于是伸手慢慢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，威士忌加了很多。他在表演给观众和自己看。他加了冰，快速呷一口，酒像火山熔岩一样流进身体。他小心翼翼地侦察一番周围，闻到了大麻燃烧的味道。乔纳森和一群男孩在草坪上，他走





了过去。

谈论的话题是小牛队。让布兰特惊讶的是，人们居然这么公开地支持一支常年失败的球队。公牛队则迥然不同，他们是赢家。他和爸爸在到芝加哥的第一周就都买了公牛队的T恤。夜幕降临，他身上的衣服在黑色与白色之间不再那么显眼了。网球场和亭子里的灯亮了起来。

“人形象棋比赛三十分钟后开始！”查兹站在露台上宣布。

“应该会很有趣。”布兰特身边的一个男孩说。

话题转向冰球。布兰特假装在听，喝着酒，看着波丽安娜。他想趁她独处的时候上前。现在她在和两个女孩说话，喝着啤酒，显得有些闷闷不乐。波浪般的金发垂在黑裙上，像悬空的花园。他对她的了解很粗略。来蒙特福的两个月，他知道她刚刚和人分手，她地位很高，谣传她爸爸身价一个亿。而他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，她光彩夺目。要是能让她做自己的女朋友，意味着将立即获得尊重。她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？他个子高，可能有点瘦，有点不太协调，但还是相当帅气，很有棱角的下巴，没牙套，没痘。她很可能已经厌倦那些看惯了的脸。和他擦肩而过时，她偶尔会微笑一下。历史课上他们曾经被分到同一个组。他利用自己的新生身份，经常问她关于芝加哥的问题。作为

回报，他辅导她数学，那是他最好的一科。她还没有喜欢上他，但期末考试快到了，他有希望。

他又倒了杯酒回来，威士忌已经令人愉悦地麻痹了神经。他取下耳机，感觉好多了，对自己能喝酒他很自傲。露台上，查兹关掉了说唱歌，换成法国风琴音乐，这么老掉牙竟然还说酷，不过倒是挺适合这里的气氛：春天的夜晚，天气终于变暖，叶子从树上迸发而出，向着天空蓬勃伸展，微风拂乱一丛丛绿色。

在布兰特周围，话题转向汽车，渐渐集中在保时捷上。他听到属于他的信号，提起了兴趣。

“4-S 速度感极好。”他主动说，“就是老要修。总在店里。别跟我爸提保时捷三个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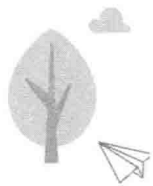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开保时捷吗？”乔纳森说，“我经常看见他开那辆雪佛兰。”

“在亚特兰大，最后卖了。”撒这种谎永远不会被发现，他常常干。搬家至少还有这点好处。这些年，他已经很擅长给自己过去的事情编不同版本。他看一眼右边，瞬间被传送回现实：波丽安娜正独自穿过草坪。

他离开圈子，几步赶上去，截住了她。

“嗨。”他说。

她看起来有点吃惊，没有注意到他在阴影里。“嗨。”





她淡淡应道，继续向前走。

他轻快地大步走在她身侧：“你在棋赛里是什么角色？”

她来到饮料桌，倒了点伏特加：“不知道。”

她又往杯子里加点奎宁水。布兰特给自己的加了威士忌，抿了一口。他帮她揭开冰桶的盖子，她却没注意到这个动作，已经走开了。他紧跟上去，酒精让他变得胆大，想要征服她的冷淡。

“这次历史考试太恐怖了。”他提起话头。

“没错。”

他在风琴音乐声和自己脑中那团雾里挣扎，想找点什么说说，没有意识到她已走向人群密集的亭子。他又抿了一口酒。

“如果你数学方面需要帮助——”

波丽安娜突然停下，用力闭一闭眼，猛地转身叫道：“别老缠着我！”

他们置身在亭子的灯光直射下，查兹正在那里教华尔兹舞。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波丽安娜和布兰特，聊天声戛然而止。

“你和一条水蛭差不多！离我远点！你怎么就看不懂暗示呢？要烦烦别人去！在学校也是！”

一片静寂，只有风琴欢快的调子。波丽安娜怒气冲冲



地走上亭子的台阶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布兰特站着，脑子和四肢僵硬，仿佛被她的诅咒变成了石头。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，茫然不知如何回应。音乐声和面前黑色白色的人影让他如同置身梦中。

“这一幕你是不是排练了很久？”查兹大声问，故意让所有人听见，“戏剧俱乐部需要你。”

一阵哄笑。布兰特脑子疯狂旋转。他好像看见他们都在跟朋友讲述这一幕，把它像球赛精彩画面一样不断重放，他们在二十年同学聚会上仍放声狂笑。他转身，绝望地逃离灯光的光圈，向阴暗处走去。查兹几步跳下台阶，截住他，两手放在他肩上。

“主教被罚下场，”查兹大声喊道，“十分钟，原因，性骚扰。”

更大的哄笑声。他把布兰特推到石椅上。被人抓住肩膀的怨恨、当众被羞辱、那些窃笑、酒精，全都在布兰特体内混合、爆炸。他停下来，猛地转身，甩开查兹的手，用尽全力挥出拳头。

“老天！”亭子里一声尖叫。

没有打中查兹的脸，只刮了他的耳朵。两人都震惊地站着，猝不及防，忘记呼吸。查兹的王冠掉了，布兰特瞄准它狠狠踢过去，王冠在草坪上旋转。他转身，独自跌跌